四庫全書

子部

事類賦卷十二

宋 吳淑 撰

服用部

衣

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出易注云上衣下裳乾坤之象若夫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出詩注云縞色白男服也綦蒼艾色女服也或以取雎渙之麗陳留風俗傳曰襄邑雎渙之水出文章故曰黼黻藻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御服焉

或以象翬翟之文漢輿服志曰聖人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効之始作五采以為服凡十二章無禍而寧能卒歲詩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不衷而還復災身左傳曰鄭子臧奔宋好聚鷸冠鄭伯使盜誘而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出詩又曰蜉蝣之翼采采衣服蜉蝣掘閲麻衣如雪纊為繭而緼為袍禮曰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纊為繭緼為袍禪為絅帛為褶袂應規而袷如矩禮深衣曰袂圜應規曲袷如矩中山則悟其顛倒說苑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奉使文侯問子之君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衣則能勝之文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令倉唐雞鳴時至太子迎拜賜發篋衣盡顛

倒太子趣具駕曰賜之衣非以為寒也欲召擊也無誰與謀故遺子以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若敖則始於藍縷見車賦篳開楚子注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禮深衣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短毋見膚長毋被土襜則蔽前爾雅曰衣蔽前謂之襜注今蔽膝也幅閒在下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注芾大帶古蔽膝之象也周瑜既荷於百領吳書曰孫權母賜周瑜衣寒暑皆百領諸將莫有及者南粵亦蒙於三褚漢書曰帝賜南粵王佗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注以綿裝衣曰褚驚耿恭之穿決後漢書耿恭自疏勒迴衣屨穿決形容枯槁訝張融之麤故齊書曰高帝手詔賜張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久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着已令裁減稱卿之體

范曄致思以精微　宋書曰范曄性精微有思致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之

到溉顯名於率素　南史曰到溉性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旁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

襲此黼領　爾雅曰衣裗謂之祝黼領謂之襮

被茲繡裳　詩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我戴兮子佩　莊子曰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戴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上玄兮下黃　輿服志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故上衣玄而下衣黃也

笑何容之焦背　南史曰何敬容為吏部尚書性矜莊衣冠鮮麗梁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鮮潔嘗有侍臣衣冠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常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為之焦

驚陳暄之上堂　陳書曰徐陵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陳暄以玉冒簪插髻紅絲

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瞻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怍容作書譖陵陵甚病之

楚莊既見於博袍墨子曰楚王絳衣博袍**沈慶俄聞於急裝**宋書曰沈慶之領隊防東門劉湛被收之夕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韎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召隊主不容換服

爾其吏始諸于後漢書曰吏始時授官爵皆羣小賈豎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時智者見之以為服之不衷也注曰諸于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方言曰襜褕其短者自關西謂之裗屈郭璞云俗名𧝓掖據此即是諸于上加繡裗如今之半臂也裗音充𧝓音屈

申生偏裻國語曰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裻音篤**衯裶戌削紆徐委曲**子虛賦曰雜纖羅垂霧縠紆徐委曲鬱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袘戌削注云言衣文理如谿谷衯裶衣長貌

揚舉也袘衣袖戌削裁制也

被以曳婁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

樂茲安燠詩曰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戴禮既明於五法禮深衣曰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

齊國亦供其三服漢書曰齊國有三服官奉獻冠幘纚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

至於彥回羅纚宋書曰明帝疾名褚彥回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名卿欲使著黃羅纚耳指牀頭大函曰丈書函內莫此函不復開彥回亦悲不自勝黃羅纚乳母服也纚來可切

邊讓襜褕邊讓別傳曰讓才辯俊逸孔融薦於魏武曰邊讓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單衣襜褕則有餘

聊

以旌禮春秋左氏傳曰服以旌禮期之煖膚南君書曰上世之人衣不煖膚食不滿腹美朱勃之方領後漢書曰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馬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注顯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也偉江充之曲裾漢書曰江充初名見犬臺宮衣紗縠單衣曲裾後垂交輸冠蟬纚步搖冠飛翮之纓容貌甚壯帝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注云交輸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也冠蟬纚故步則搖又以鳥羽作纓意惻西華之葛見冬賦西華練裾注價騰王導之練晉書曰蘇峻平後帑藏空竭庫中唯有練數千疋賣之不售而國用不足導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庶翕然競服之練遂貴端至一金至夫法圭刀之形釋名曰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褕屬也衣裳上下相連屬列鶡鴈之制唐書曰德宗賜節度觀察使時

服尚方織作呈閲所宜上曰頃來賜衣文采不常非制也朕今思之節度伏以鵰銜綬帶取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以鴈銜威儀妄取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儀也威儀委瑞草也

刺彼維鵜 詩曰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已之子不稱其服

戒其在笥 書曰惟衣裳在笥

既順序而有文 左傳曰狄伐衛衛懿公與石祁子玦與寗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注取其文章順序

亦從容而不貳 禮緇衣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聽一

或被之而象天 禮曰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或斷之而離地 漢書曰蓋寬饒左遷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單衣令離地

尹範則互為出入 謝承後漢書曰陳留尹範與同郡范史雲善二人俱貧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範年長常先着衣入須臾出解與史雲

僑札則交相贈遺左傳曰吳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三命有葱衡之錫禮曰一命緼韍黝衡再命赤韍黝衡三命赤韍葱衡注緼赤黃色一篋慰寒泉之思後漢書曰章帝嘗幸南宮閱陰太后器服愴然動容乃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五十篋餘悉分布賜諸王上賜東平王蒼及瑯邪王京書曰閣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思惟王孝友之德今送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則有顯宗之嘉郭賀後漢書曰郭賀為荆州刺史有殊政顯宗巡狩到南陽時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幨帷令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宋高之喜超宗宋書曰謝超宗嘗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或挂神武

之門上齊書曰陶弘景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或爛郭文之戶中晉書曰高士郭文字文舉居大辟山常著鹿裘葛巾餘杭令顧颺與葛洪造之颺使致韍衣文不納使置室中乃爛於戶內竟不服用伏儉德於晏子韓子曰晏嬰相齊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又禮記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挹清節於祭彤後漢書曰祭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美其清約賜之衣被什物無不悉備載寢而暗驚持玉魏略曰文昭甄后始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有人持玉衣覆其上長裾而乍喜陵風拾遺記曰員嶠山南有池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茅為衣衣服皆長裾大袖因風以升烟霞若鳥用羽毛豈曰無衣與子同澤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豈曰無衣與子同澤豈曰無衣與子同裳注澤褻衣莊子之對魏王莊子

曰莊子衣大布之衣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德之憊邪莊子曰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

豫讓之報智伯

春秋後語曰趙襄子滅智伯智伯之臣豫讓變姓名入宮塗廁以刺襄子襄子覺而赦之後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使視之復得讓襄子嘆曰嗟乎豫讓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赦子亦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釋子矣讓曰伏誅願得君之衣而擊之襄子義之脫附身之衣以與之讓拔劍三躍呼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聞美管寧之儉

魏志曰明帝徵管寧辭不就詔問青州刺史程喜寧守節高乎審老疾尫頓耶喜上言寧常著皁帽布襦袴布裙出入閨庭能自拄杖不須扶持四時祭祀輒自力彊改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饋饌跪拜成禮

歎王允之清

魏氏春秋曰王允為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識榮

啟之縣蒙淮南子曰林類榮啟期衣若縣蒙見董威之結繒王隱晉書曰董威輦
至洛陽止宿白社中於市得殘
碎繒輒結以為衣號曰百結衣若夫展白無文釋名曰展衣展
坦也坦然正白無
文采也展或作襢綠黑有裏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注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
皆以素紗為裏今非
其制以喻妾上僭授之九月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戒其三褫
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在齊國而曾聞至骭見歌
賦寗生
飯牛注入漢宮而未嘗曳地史記曰文帝衣綈衣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子
夏既困於縣鶉孫卿子曰子夏家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
夫之驕我者
吾不復見林既亦傳於衣葦說苑曰齊林既者衣葦朝景公公曰何服小人

衣耶林既曰衣狗裘者不必狗吠服羊裘者不必羊鳴令君衣狐裘能狐鳴乎

紱見方來易困九二曰朱紱方來

繡聞直指漢曰武帝末郡國賊盜群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捕之

觀采錯於張嵊南史曰張嵊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斑衣受父撲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

喜斕斑於萊子孝子傳曰老萊子年七十父母猶在萊子常服斑衣為嬰兒戲

復有袁忠之詣王朗謝承後漢書曰袁忠乘船戴笠詣王朗朗見朗左右僮從皆著青絳彩衣非其侈麗即辭疾發而退

魏文之待楊彪楊彪別傳曰魏文帝令彪著布單衣待以賓客之禮

江湛浣之而稱疾宋書曰江湛字徽深為吏部尚書無兼衣餘食嘗為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

子服言之而見囚國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他諫曰人其以子為愛

且不華國乎文子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注仲孫他獻子之子子服也愛怯也

至若朱博大袑　漢書曰朱博為瑯琊太守敕官屬多作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令掾吏衣令去地三寸袑袴也音紹

雋生盛服　見劍賦雋生佩欆具注

齊桓惡紫　尹文子曰齊桓好服紫國人盡服之公患之管仲曰君謂左右甚惡紫臭於是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

晉文矯俗　尹文子曰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國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

析淪之網　拾遺記曰西方析淪國具俗淳和人壽三百歲織草毛為網衣如羅紈者元狩六年獻網一襲帶燿後世假求之焚於九逵之道烟如金石之氣

頻斯之玉　拾遺記曰晉太始初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為衣如今之鎧

宋景之於翡翠　拾遺記曰宋景公懸四時之衣春夏以珠玉為飾秋冬以

翡翠為溫

田文之識綺縠春秋後語曰田文謂其父靖郭君曰君後宮蹈綺縠之衣而士不得短褐

乘大車者如菼詩曰大車聽男女之訟也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大車啍啍毳衣如璊注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菼蘆始生也璊赬色

祭先蠶者如鞠周禮曰內司服掌王后六服鞠衣注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鞠又丘六切

委委蛇蛇象服是宜詩曰委委蛇蛇象服是宜注曰象服者謂褕狄闕狄也

狐尾虎文之飾梁冀別傳曰冀作狐尾單衣上短下長輿服志曰虎賁武騎皆衣虎文單衣

雉頭火浣之奇晉書曰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殿前傳子曰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失盃而汙之偽怒解衣而燒之垢盡火滅粲然潔白

正色間色之異禮曰衣正色裳間色

執衽扱衽之

儀爾雅曰執衽謂之祮扱衽謂之襭

商火夏山之制禮曰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曰韍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

前方後剉之規禮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剉角士前後正韠蔽也以韋為之

識唐帝之三浣唐書曰肅宗性節儉嘗出袖示近臣曰此衣三浣也

辨漢高之五時漢雜事曰高祖時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令群臣議天子所衣服以安天下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五時衣始於此

逢山甫而見補詩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

遇武公而改為詩曰緇衣美鄭武公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緇衣之衣兮敝予又改造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注蓆大也

商紂投火以蒙寶六韜曰武王伐紂紂蒙寶衣投火而死

宋明憎風

而用皮見風賦宋明令史注三世方知其被服魏志曰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言被服飲食難曉也五采則見其彰施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馬援都布後漢書曰馬援為隗囂使公孫述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注東觀記作答布答布白氎也仲尼逢掖禮曰孔子對魯公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注曰逢猶大也大袂禪衣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麤疎既訝於馬后後漢書曰明德馬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疎麤反以為綺縠既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注大練厚繒也鮮明復稱於王吉漢書曰王吉字子陽好車馬衣服自奉養極為鮮明而遷

從所載不過囊衣天下服其廉而性其奢世傳子陽能作黃金或振之而因浴離騷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也或題之而見易拾遺記曰任末年十四好學觀書有合意處則題其衣裳及掌裹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王敦脫故而自如晉書曰石崇以奢豪矜物廁常有十餘婢列侍有客如廁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故而王敦脫故著新意氣無怍婢相謂曰此必能作賊桓沖怒新而理屈世說曰桓沖不好著新衣浴訖妻送新衣沖怒催使將去婦遣持還語云衣不經新何緣得故沖大笑而服之既韜文而尚褧見錦賦碩人褧衣注亦用兵而去韍漢輿服志曰五霸迭興戰兵不息韍非兵飾於是去韍斯益後聖有作而治其麻絲變上古羽皮之質禮曰孔子曰昔先王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為布帛

冠

夫冠者所以飾首而別成人者也 白虎通曰冠惓也所以惓持髮也人示成禮有修飾文章故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 若夫鶡鶡揚輝 左思魏都賦曰鶡鶡列侍金貂齊光 金蟬翠緌 梁書曰常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貂蟬翠緌纓至是詔加金博山 周之委貌夏之母追 禮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母音牟追音堆 柱後惠文執法近臣之服 三禮圖曰法冠曰柱後惠文一曰獬豸冠柱高五寸以纚為展筩以鐵為卷柱蔡邕獨斷曰法冠秦制執法者服之漢制侍中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 高山

測注行人謁者之儀三禮圖曰高山冠一曰測注高九寸鐵為卷梁秦制行人使者所服今謁者服之爾其本於縮縫禮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注解時人之感喪冠縮縫古冠耳始於緇布三禮圖曰緇布冠始冠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未有緌繒故麻耳黈纊如橘隋書曰六等之冕皆有黈纊黃綿為之其大如橘自皇太子以下三犀導青纓垂旒若露古今注曰牛亨問冕旒稱繁露何也答曰綴而下垂如露之繁多故曰繁露楚子通梁淮南子曰楚莊王通梁組纓注通梁遠遊冠魯儒章甫見衣賦仲尼進披注見諸侯之績緌識天王之朱組禮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績緌諸侯之冠也注云皆始冠之冠也招虞人而不進見弓賦虞人不進注問仲尼而寧語家語

曰哀公問孔子曰昔舜何冠孔子不對公曰有問於子不對何也對曰舜之為君好生惡殺任能授賢君舍是不違而冠是問是以緩對

卑狹已傳於梁冀續漢書曰梁冀改輿服制卑幘狹冠**毀裂詎堪於伯父**左傳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而棄其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若其戴北斗之奇製**曹植與陳琳書曰夫披翠雲以為衣戴北斗以為冠帶虹霓以為紳連日月以為佩此服非不美也然而帝王不服者望殊於天志絕於心矣**題南部之嘉名**後漢書曰崔林給事黃門參定禮儀帝嘗閱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退制顧謂林曰此卿家舊事也**文雅既訝於欣泰**梁書曰張欣泰為直閤部兵校尉領羽林監通涉雅俗交結多士名素正直著鹿皮冠挾素琴有以啟武帝帝曰將

家兒何敢作此舉止

簡奚復怪於陳靈 國語曰定王使單襄公聘楚假道於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單子歸告王曰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注云謂簡畧常服也

鄗宋康之示勇 桓子新論曰宋康王為無頭之冠以示勇

傷子路之結纓 左傳曰石乞盂黶作亂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大有寬饒之制 漢書曰蓋寬饒初拜衛司馬冠大冠帶長劍

小聞子夏之稱 漢書曰杜欽字子夏家富而目偏盲茂陵杜鄴亦字子夏時人號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詆乃為小冠廣裁一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

彈之益申於知巳 漢書曰王陽與貢禹為友陽為益州刺史禹聞之彈其冠以待陽薦陽薦禹於成帝名為大夫

溺之不喜於儒生 漢書曰沛公畧地陳留麗下騎士酈食其里中子也

食具見之曰沛公吾所欲從遊騎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來者沛公輒解冠溺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至於魯國紫緌禮玉藻曰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注云蓋僭宋王者之後服緌當用繢衛文大帛左傳曰狄人滅衛齊桓封衛於楚丘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注用諸侯諒闇之服奇服切雲楚辭曰余幼好此奇服帶長鋏之陸離冠切雲之崔嵬華纓飛翮張衡七辯曰微霧之冠飛翮之纓漢高之作竹皮漢書曰高祖為亭長以竹皮為冠及貴所謂劉氏冠也後令爵非公乘以上無得冠劉氏段熲之為赤幘東觀漢記曰段熲滅羌詔賜熲赤幘大冠一具則有服茲黼冔詩曰殷士膚敏祼將於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注黼白與黑冔殷冠也戴此紘綖左傳曰衡紞紘綖昭其度也注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弁師之司五冕周禮

曰弁師掌王之五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注延冕之覆紐小鼻笄所貫繅合五色絲為之垂於延之前後各十有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帀而貫五采十二旒則十二玉也

彥回之惜三蟬

齊書曰何戢為侍中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彥回以戢資重欲加散騎常侍彥回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領選職方惜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臣與王儉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以驍游亦不為少乃以戢為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

豈畏郭彰之截角

晉書曰劉暾字長升轉侍御史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暾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暾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

唯訝劉虞之補穿

後漢書曰劉虞為公孫瓚所誅初虞以儉素為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

具內而妻妾服羅紈威飾時人以此疑之**復有上元九星之華王母晨纓之美**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戴九星靈芝夜光之冠西王母戴太真晨纓之冠**衛叔芙蓉之飾**神仙服食經曰漢武帝閒居未央殿有人乘白雲車駕白鹿冠芙蓉冠曰我中山衛叔卿也**籍孺鵕鸃之麗**史記曰高祖時籍孺孝惠帝時閎孺婉佞貴倖與上同臥起故惠帝時郎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比閎籍之屬**宋文拔貂以接下**蕭子顯齊書曰侍中世為親近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宋文帝元嘉中王曇首殷景仁等並為侍中情任親密景仁與帝接膝共語貂拂帝帝手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楚莊絕纓而待士**說苑曰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皆絕去其冠纓然

後後舉燭集烏曾感於曾參見烏賦集庭於有虞注飛蟬更欣於朱异梁書曰朱异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後果如其言收冔之名既異禮曰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冔音詡齊楚之制亦殊墨子曰昔齊桓公高冠博帶以治其國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管仲曾言於救失見酒賦醉裏遺冠注孫敖方嘉於行誅淮南子曰楚莊王誅史里孫叔敖製冠浣衣注云史里佞臣也恐人誅自知當見用嘗聞伯之獺皮梁書曰陳伯之好著獺皮冠江充蟬纚見衣賦偉江充之曲裾注御史豸角唐書曰侍御史宋放請復置朱衣豸冠於內廊有犯法者御史服以彈之虎賁鶡尾漢官儀曰虎賁冠插鶡尾鶡鷙鳥中之果勁者也每所攫撮應爪摧碎尾上黨所貢士

會黻冕左傳曰士會滅赤狄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晉侯端委國語曰周襄王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而入注云玄端之衣委貌之冠也或以樊噲作名周遷輿服志曰樊噲裂衣包楯戴以為冠排入項羽營今司馬殿門衛士服之制似冕或以慕容為氏前燕錄曰慕容廆曾祖父莫護跋見燕代少年多冠步搖冠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而為慕容遂以慕容為氏垂緌既表於游惰縞武因知其不齒禮曰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注云惰游罷民也垂緌於縞冠不齒所以放不帥教者亦有冠之而曾無醜士陸詩曰冠冕無醜士長纓皆雋民遺之而信是小人項語曰范獻子卜獵占之繇曰君子得鼀小人遺冠范獻子獵而無得遺其豹冠雲公見戲於

燒燭 齊書曰陸雲公善弈棊嘗夜侍武帝坐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為侍中故以此戲之

江淹獨欣於採薪 蕭子顯齊書曰江淹年十三時孤貧嘗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母曰此乃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可留待得侍中著之後果拜侍中

見彈治於梁相 漢書曰張敞弟武為梁相敞追吏送之問曰何以治梁武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吏還告敞曰必辦治梁矣注秦執法法冠也今御史服之

從嗜好於鄒君 韓子曰鄒君好服纓左右皆作長纓纓甚貴鄒君患之於是鄒君自斷冠纓國中皆不服

望汲黯而避武帳 史記曰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於汲黯見上不冠不見會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

辭王莽而挂東門 東觀漢記曰王莽居攝子宇諫莽而莽殺之逢

萌謂其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
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門而去

交讓知求舊之意 東觀漢記

曰馬援與公孫述有舊援入蜀述見
之甚喜冠之交讓之冠立舊友之位

枝木聞訾聖之言

莊子曰盜跖責孔子曰爾詐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
之冠帶死牛之脇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主

觀其飾以貂鼲 劉楨答魏文帝牋曰貂鼲之尾挂侍臣之幘

簪之玳瑁 班固與竇憲牋曰將軍哀憐賜以玉躬所喜駿犀玳瑁簪史記曰趙
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夸楚為玳瑁簪春申君
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趙使大慙

莊子縵胡之稱 見劍賦改此縵胡注

齊將兜鍪之對 齊書曰周盤龍為東平太守求解職見許還為
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
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

賜遠游於于禁 魏文帝與于禁詔曰昔漢高脫衣以衣韓信光

武解綬以帶李忠誠皆人主當時貴敬功勞今以遠游冠與將軍

加進賢於李繪北齊書曰文襄嗣業以前司徒侯景進賢冠賜李繪曰卿但直心事孤當用卿為三公勿學侯景叛也

或以金貂換酒晉書曰阮孚字遙集為安東將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後拜散騎常侍性既嗜酒嘗以金貂換酒為有司所彈帝宥之

或以氂纓請罪家語曰大夫請罪用白冠氂纓

又若象玄武之威春秋繁露曰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玄武獸之最嚴威者其象在後反居首者武之至而不用者矣

採零陵之竹周書曰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為冠

認都人之緇撮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注云緇撮緇布冠

見野夫之草服禮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從楚莊之好淮南子曰楚莊王好觟冠楚國俲之注曰

能冠令力士冠胡瓦切

笑夫差之欲

穀梁曰哀公會晉侯吳子於黃池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注云不知冠有差等唯欲好冠

魏牟之諷敗縰

桓子新論曰魏牟見趙王王方使冠工制冠於前問治國於牟對曰大王誠能重國若此二尺縰則國治且安王曰社稷至重而比之二尺縰何也牟曰大王制冠不使親近而必求良工者非為其敗縰而冠不成歟今治國不求良士而任其私愛此非輕國於二尺縰之効耶王無以應

王斗之言愛縠

戰國策曰王斗謂齊王曰王之愛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

及有練纓麻冕

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諸侯素冠素纓大夫以下練冠練纓論語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

瓊弁金顏

晉成公綏七唱曰瓊

升耀首玉纓照軀徐爰釋辭曰通天冠金博山蟬謂之金顔

宦者四星咸加於巧士

漢輿服志曰巧士冠高七寸不常服唯郊天黄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車前以備宦者四星

舞人八佾並戴乎方山

三禮圖曰五采方山冠各以其采縠為之祠廟天子八佾樂五行舞人所服

愛此附蟬

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

鄙夫聚鷸

左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鄭伯使盜誘而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范子但言於求貨

左傳曰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注請貨以求冠為辭

許子未聞於自織

孟子曰陳相言許行之道於孟子曰滕君雖賢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今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以自養也孟子曰許子冠乎曰冠素曰自織之歟曰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冠何為紛紛

然與百工交易也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曰然則治天下者獨可耕且為與

陳思之顧武弁魏志曰陳思王植上疏曰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乃臣之至願也

御史之簪白筆見筆賦毗白識於辛毘注

皆所以表成人之義盡文章之飾也

事類賦卷十二

事類賦卷十三

宋 吳淑 撰

服用部

弓

昔聖人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出易故天下以服而萬民以治若乃六材七幹之妙周禮曰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

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為下注檍於力反檿桑山桑也

三

鈞九和之美

周禮曰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參鈞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鈞量其力又參鈞鈞者三謂之九和注又參鈞者謂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

著以角觿

說文曰角觿獸狀似豕角善為弓出胡尸國觿音端續漢書曰鮮卑有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為弓世謂之角端弓

飾之象弭

詩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注弭弓反末象骨為之

繡質良材

陳琳武庫賦曰弓則烏號越棘繁弱角端象弭繡質皆附文身

烏號徑理

史記曰黃帝騎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鬚鬚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望黃帝抱其弓而號後世因名其弓曰烏號古史考曰烏號柘木枝長而烏集將飛柘彈烏烏乃號呼以柘為弓因名烏號

或為備盜之用

天文要集曰弧者備盜賊

或著

為箕之旨禮曰良工之子必學為箕賞功有彤旅之賜書曰平王錫晉文侯彤弓一彤矢百旅弓一旅矢千射遠著往來之體周禮曰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注曰六弓王矢夾庾唐大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來體若一曰唐大射遠者用勢射深者用直得繁弱於封父左傳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注封父古諸侯繁弱大弓用桃弧於楚子左傳曰楚靈王次于乾谿右尹子革夕王與之語曰昔我先君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唯是桃弧棘矢以供禦王事爾其仰高舉下之道見天賦張弓之道注執弰承弣之儀見上禮標垂帨注或創其始於倕羿孫卿子曰倕作弓墨子曰羿作弓或傳其本自般揮山海經曰少昊生般

始為弓矢注般音班世本曰牟夷作矢揮作弓弓矢一器作者兩人於義有疑此言般作之是也

初觀宛轉之形翩其反矣淮南子曰宛轉弓令之弭弓也又鄴中記曰石虎女騎持雌黃宛轉角弓詩曰騂騂角弓翩其反矣

乍得穹隆之狀受言藏之釋名曰弓穹也穹隆然也詩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

若夫檿弧嘗見於亡周國語曰周宣王時有童謠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執而戮之乃奔褒得棄女子於野而養之是為褒姒卒以亡周注云箕音朞木名服矢筒

大屈亦聞於賜魯左傳曰楚子享魯昭王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注大屈弓名

綦連四疊三國典畧曰齊綦連猛有勇力梁使來聘有武藝人求欲相角猛帶兩鞬左右馳射併取四弓疊而挽之梁人嗟服

陳球千步漢書曰陳球為零陵州兵朱蓋等反球城守弦

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射千餘步斬蕤等

招虞人而不進 左傳曰齊景公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

佞齊宣而寧惧 吕氏春秋傳曰齊宣王好射恱人之謂己能用彊弓也其常所用弓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引之及半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王孰能用是宣王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豈不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故亂國之主悉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

若其晉平七札 列女傳曰晉平公使工人為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勞矣幹生太山之阿一日二觀陰三觀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附以河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選也不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射之道也公以其言為儀而穿

七札弓工得出賜金三鎰注札鎧札也熱角善楚筋細河膠粘

顏高六鈞

左傳曰魯伐齊士皆坐列顏高之弓六鈞皆取傳而觀之注三十斤為鈞

麟膠兮棘竹

楊師道奉和詠弓詩曰霜重麟膠勁風高月影圓烏飛隨帝輦鴈落逐鳴弦沈懷遠南越志曰宋昌縣有棘竹長千尋里人取之以為弓焉

燕角兮楚筋

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能又使視小如大紀昌縣虱於牖南面而望三年之後如輪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楚筋見上

尹襄之問郤至

左傳曰晉楚戰於鄢陵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杜預注曰問遺也

朱穆之呵虎賁

謝承後漢書曰朱穆為尚書歲初百官朝賀有虎賁當階置弓於地謂羣寮曰此天子弓誰敢干越百寮皆避之穆呵之曰天子之弓當載之於首上何敢置地大不敬即收虎賁付獄治罪

衆皆肅然服之則有韜於韣韔之衣說文曰韣弓衣也禮曰帶以弓韣詩曰交韔二弓加以金玉之飾爾雅曰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圭注有緣今宛轉弓無緣今角弓銑珧圭者以金蚌玉飾弓兩頭因以為名珧音遥或重男子之事禮曰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或小楚人之得家語曰楚共王出遊亡其烏號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宜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賀以屈盧史記曰子貢說越王以兵從吳伐齊越王乃使人奉屈盧之弓步光之劍以賀並茲越棘禮曰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盡高鳥而見藏史記曰漢高祖擒韓信曰高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天下已定固當烹射太陰

而救蝕 周禮曰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月之矢夜射之若其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注妖鳥梟鴟惡聲之鳥也救日蝕則伐鼓北向射太陰救月蝕則伐鼓南向射太陽以此弓矢射之

爾其東明擊水 魏畧曰北方有槀離之國其王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故我有身後生太子王捐之於溷中豬以喙噓之徙馬閑馬以氣噓之王疑以為太子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欲殺之東明走南至奄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混塡貫船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之先女人為主名柳葉有模扶國人字混塡好事神神感至意夜夢之賜神弓一張教載賈人舶入海混塡入廟神樹下得弓便載大船入海神迴風令至扶南柳葉欲劫取之混塡舉神弓而射焉貫船通渡柳葉懼伏混塡因王扶南

必麻筋

而揚幹劉向說苑曰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吾用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揚幹麻筋之弓六往豈金弧而玉弦見舟賦豈用瓊艘注二十石

獨有羊侃梁書曰羊侃膂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三百斤兼開蓋

延東觀漢記曰蓋延彎弓三百斤又曰祭彤貫三百斤弓青檀既其勁利遁甲開山圖曰河東有獨頭山多青檀可以為良弓綠沈亦復精堅廣志曰綠沈古弓名劉劭趙郡賦曰其器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間堂溪魚腸丁令角端極妙理於九合周禮曰天子之弓九合而成規諸侯七合而成規大夫五合而成規士三合而成規注材良則句少也窮精思於三年見上

晉平七札注亦有麻林之造越絕書曰麻林山句踐欲伐吳種麻為弓弦挹要之

美魏志曰挹婁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古肅慎國也嘉此陽聲周禮曰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嚮心陽聲則遠根寶茲上制周禮曰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詩著載櫜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禮標垂帨禮曰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注帨佩巾也磬折則佩垂徐偃之受禎祥博物志曰徐偃王治其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己得天瑞自稱徐偃王太宗之詢脉理唐書曰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本心不正脉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以弧矢定四方使弓多矣有天下之日淺得為治之意故未及於弓弓猶失之何况於治乎自是延京

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詢訪政教之得失焉至若號以推亡春秋佐助期曰天弓主弓弩之張神名推亡名之曲張河圖曰弓神名曲張亦見太公兵法倚於西序儀禮曰射告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賓與大夫弓倚於西序矢在弓下寶在東房書曰和之弓在東房或插於雕服鮑照詩曰鞬帶佩雙鞬象弧插雕服或掛以扶桑宋玉大言詩曰彎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故大侯既抗詩曰大侯既抗弓矢斯張我弓既張詩云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則見其威儀棣棣而射矢斯臧詩曰射則臧兮

箭

若夫勾越之簳亢倉子曰勾粵之簳鏃以精金鶩隼為之羽以之揞箠則其與橋扑也無擇及

夫邊寇爭衡靚武決勝加之駿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

會稽之美 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寶東房之垂竹 書曰垂之竹矢在東房

藏陳庭之楛矢 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以分太姬虞公而封諸陳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之金櫝如言

耿恭傅毒 續漢書曰匈奴破離後王安得攻金蒲城耿恭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漢家箭神中其瘡者必有異因發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沸並大驚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郎基翦紙 北齊書曰郎基字世業嘗征西為賊所圍粮杖皆盡乃削木為箭翦紙為羽得圍散還朝僕射楊愔勞之曰卿本文吏遂

有武畧削木紙羽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之**飛衛見困於甘蠅**列子曰飛衛學射於甘蠅諸法並善唯嚙法不教衛密持矢以射蠅蠅嚙得鏃矢還射衛遠樹而走矢亦遠樹而走**由基擅能於呂錡**左傳曰呂錡射恭王中目王名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爾其夏服忘歸之已作**子虛賦曰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隨兕於夢也**三鐮八法之既修**開元文字曰三鐮謂令箭射箭也平題令鏃射箭也鐮稜也題頭也周禮曰司弓矢掌八矢之法一曰枉二曰絜三曰殺四曰鍭五曰矰六曰茀七曰恒八曰庳凡枉絜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鍭用諸近射田獵矰茀用諸弋射恒庳用諸散射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馬枉殺矰恒弓所用也絜鍭茀庳弩所用也**捨之如破**詩曰不失其馳捨矢如破**束之**

其捜詩曰角弓其觩束矢其捜注捜衆意五十矢為束中肩兮夾脰左傳曰齊師遁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脛也貫轂兮泆輈左傳曰楚子與若敖戰伯棼射王泆輈以貫笠轂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注泆過也音逸或迴船而受敵見舟賦孫權迴之而受箭注或緣水以相求朱循之傳曰魯秀擊襄陽遭亂發循之使軍人緣水拾箭則有魯莊僕姑左傳曰魯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注曰矢名鴻超綦衛列子曰蓬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闗公中之而刮骨蜀志曰關公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臂曰矢鏃有毒當須刮骨即伸臂與之醫破肉刮骨而公自若項羽叱之而墜

地漢書曰婁煩射項羽弓發矢欲到羽怒目叱矢矢墜地婁煩亦恐死至於飛皃電影太公六韜曰陷堅陣敗强敵大黃參連弩飛皃電影矢自副注飛皃赤莖白羽以鐵爲之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銅爲首毒鐵焦銅博物志曰交州山夷曰俚子其弓長數尺以焦銅爲鏑塗毒藥於鏑鋒中人即死不時斂藏則須臾焦煎都盡唯骨在耳其俗誓不以藥法語人治之飲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者唯射猪犬者無他以其食糞故也陳琳武庫賦曰矢則申息肅愼箘簵空流焦銅毒鐵鏃鳴鏃取董澤而寧既左傳曰晉楚戰楚熊負羈囚智罃智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每出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武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注智罃莊子之子也菆好箭也側留反房箭舍蒲楊柳可以爲箭董澤在聞喜縣採蒲臺而欲空三秦畧記曰厭次東南有蒲臺秦始皇嘗頓臺下縈蒲繫馬至

令蒲生夾道百步蒲似水楊而勁堪為箭或有蓬桑共施禮曰男子生設弧於門左三日始負男子射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彤旅並錫見弓賦賞功有彤旅之錫注圉人既見於浴馬禮曰乘丘之役縣賁父御馬奔敗績賁父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漢將方驚於射石見虎賦李廣射石注或以勉由也之學家語曰子路見孔子子曰何好對曰好長劍子曰以子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乎曰南山有竹不扶自直斬而用之射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用學為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不益深乎或以比史魚之直論語曰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喻隨人而侯景能言後周書曰賀拔岳遇害於河曲太祖率輕騎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

侯景招引岳衆太祖至安定遇之謂景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對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安能自裁於

譬弦上而陳琳見釋 魏志曰陳琳爲袁紹作檄紹敗歸太祖太祖謂是即還曰卿昔爲本初作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祖父琳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乃赦之

至夫威號天策 唐書曰太宗封劉黑闥於肥鄉有一突將勇壯絶人直衝太宗刂將接太宗以天策上將大箭射之中心洞背應弦而斃遂傳此箭於北藩突厥見而驚歎

神名續長 太公兵法曰箭之神名續長

射丁侯而則病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目箭戊已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皆懼越裳獻白雉

異函人之恐傷 孟子曰矢人非不仁於函人函人惟恐傷人矢人惟恐不傷人

魯連之下聊

城 魯連子曰燕伐齊取七十餘城田單破燕軍復齊城唯聊城不下魯仲連乃為書著之於矢以射城中燕將得書泣三日乃自殺 安于之備晉陽 韓子曰智伯將代趙趙襄子名張孟談問之曰奈無箭何孟談曰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發而用之有餘箭矣君曰奈無金何孟談曰董子之治晉陽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荻音狄牆音牆 先驅既為於無忌 史記曰魏公子無忌進兵擊秦秦軍解去遂救邯鄲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平原君負欄矢為公子先引注欄盛弩矢音蘭 居守仍聞於寗莊 見衣賦順序有文注 亦有高禖祈子 禮曰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注燕以施生時來巢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媒氏之官以為候變媒言禖神之也餘義見春賦祀高

祿注

夏官獻箙

周禮曰司弓矢仲秋獻矢箙注箙盛矢器獸皮爲之

翫彼鶡尾

耗百官名曰三公拜日賜鶡尾鶡尾鶡翁十二枚鶡鶡許六切

重兹金鏃

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鍭骨鏃不翦羽謂之志注金鏃今鉀箭也骨鏃今骨骲不翦謂以鳥羽自然淺狹不復翦也骲音雹

李陵兵盡而徒手

漢書曰李陵擊匈奴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虜攻急陵歎曰復人得數十矢足以脫矣

隗囂勢窮而發屋

漢書曰來歙擊隗囂囂守洛陽發屋斷木爲箭

張侯既言於貫肘

左傳曰晉與齊戰郤克傷流血及屨不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予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顯達更欣於拔目

齊書陳顯達傳曰顯達出杜姥宅大戰破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

白

猿擁樹以長號 韓子曰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嬉戲使養由基射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 神女銜冤而晝哭 異苑曰永陽李增行經大谿兩蛟在水引弓射之中一則死增歸用復出市有女子素服銜淨持所射箭增怪而問馬女答曰何用問為若是君物便以相還授矢而滅增及未達家暴死於路 翦蒿楛以無餘 見上安于備晉陽注 伐淇園而未足 續漢書曰上拜寇恂河內太守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治矢百餘萬 至其麗龜以獻 左傳曰晉楚戰樂伯致師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注麗著也龜背之隆高者 策馬言歸 左傳曰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馬曰馬不進也 紛然雨集 漢書曰左賢王圍李廣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 [illegible]爾虹飛 諸葛子曰若能力兼

三人身與馬如膠漆手與箭如飛虹誠宜寵異

中楯瓦以猶勁 左傳曰齊子淵捷從泄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汏輈匕入者三寸注瓦楯脊也朐車軛輈車轅汏激也匕矢鏃朐音劬汏音溢

穿楊葉以無虧 梁昭明太子弓矢贊曰弓用筋角矢用良工亦以勸德非止臨戎楊葉命中爰墜長空

飲石梁而已絕 閱子曰宋景公使弓人為弓三年而獻之曰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虎圈之臺東面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猶飲羽於石梁夫盡精於一弓而身為之死況天下奈何其獨也

定天山而更奇 唐書曰薛仁貴破鐵勒之衆於天山時九姓之衆十餘萬令驍數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自餘一時請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

斯聖人剡木之利亘萬古而申威 見弓賦弦木為弧注

劍

昔雷煥既得豐城之寶劍致其一於張華晉書曰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聞雷煥妙達象緯問之煥曰寶劍之精在豫章豐城即補煥豐城令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以南昌西山土拭劍光芒豔發送一劍與華留一自佩華得劍報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耶何為不至雖然神物終當合耳華又以華陰土勝西山者乃以一斤致煥煥以拭劍倍以精明其後煥子華佩煥劍過延平津劍忽躍入水煥使人沒水求之見兩龍恐而返**且言曰自葛盧發金蚩尤造始**見金賦汝漢之美注**竭楚鐵之利**史記曰秦昭王臨朝歎息范睢請罪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慮遠以遠慮御勇士恐楚之圖秦也**涸齊金之美**

國語曰齊桓公問管仲曰齊國寡甲兵奈何對曰小罪讁以金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試諸土壤甲兵大足

淬以清波斂之越砥 張協太阿劍銘曰太阿之劍世載其美淬以清波斂以越砥

煜若流星 古今注曰吴大帝有寶劍六曰白虹紫電辟邪流星青冥百里

湛如照水 梁吴均寶劍詩曰我有一寶劍出自昆吾谿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

斯乃羊頭精利 張景陽七命曰邪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鏷越鍜成注云以羊頭骨銷之

水心靈秘 見春賦周公城洛邑注

七彩九華之飾 西京雜記曰高祖斬蛇劍以七彩九華玉為飾五色琉璃為匣刃上常如霜雪光景照外開囊拔鞘輒有風氣射人

龜文龍藻之麗 魏都賦曰劍則流彩之珍素質之寶虹蔚波映龜文龍藻

陽文陰縵之奇 見下豐隆奮椎注

紫電白虹之

異見上粤若流星注雖曰一人之敵漢書曰項羽學劍不成乃曰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斗且應八方之氣拾遺記曰越王句踐以白牛白馬祀昆吾山神以成八劍應八方之氣一名掩日以之指日日光晝暗二曰斷水晝水開即不合三曰轉魄指月蟾兔為之倒轉四曰懸翦飛鳥觸其刃如斬截焉五曰驚鯢以之泛海鯨鯢深入六曰滅魂挾以夜行不遇魑魅七曰却邪妖魅見之則止八曰真剛切玉斷金如削土木故三賢所以受賜後漢書曰韓稜為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泉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者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泉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而君子所以自衛也家語曰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劍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

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善則以忠化之寇暴則以仁禦之何必恃劍子路攝齊受教茂先見之矍然而驚曰此盖邪谿之粹見上斧頭精利注赤堇之精見下薛燭之鑒注傾秦去吳之異張景陽七命曰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注吳王有湛盧劍王無道劍夜飛去入水楚王得之秦王聞之求而不得興師擊楚卒不與也五山六合之英吳越春秋曰干將作劍採五山之精合六合之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純鈎湛盧之器豪曹巨闕之名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名劍五枚三大二小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磐郢四曰魚腸五曰巨闕掩三鄉而擅價張景陽七命曰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重兩都敵千戶以騰聲梁崔融詠劍詩曰寶劍出昆吾龜龍夾彩珠五精初獻術千戶竟論都匣氣衝

斗牛山形轉鹿盧欲知天下貴持此問風胡

定光既聞於太甲

陶弘景刀劍錄曰太甲以甲子歲鑄一劍文曰定光

照膽仍傳於武丁

刀劍錄曰武丁以戊午歲鑄一劍名曰照膽

兵動則飛

拾遺記曰顓頊有畫影劍騰空劍若四方有兵此則飛指其方故戰則尅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吟

月蝕而成

漢書曰御史大夫蕭望之業左馮翊韓延壽前在東郡時取官銅物候月蝕作刀劍鈎鐔放效尚方延壽坐腰斬

顧此神物終當合并

見上雷煥得豐城之寶劍

注然則薛燭之鑒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名劍五枚以豪曹示薛燭燭曰夫寶劍五色今見豪曹黯然無華殞其光芒其神亡矣示之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夫寶劍金錫和同氣如雲烟今其光已離矣示之魚腸燭曰金精從理至本不逆今魚腸倒本從末逆理之劍也示之純鈎燭矍然曰恍乎如

屈陽之華沈沈如芙蓉始生於湖其文如列星之行其光如水之溢塘此純鈎也王曰客有以鄉三十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買此劍可乎薛燭曰不可臣聞初造此劍赤董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谿涸而出銅雨師灑道雷公發鼓天帝裝炭太一下觀示之湛盧燭曰善哉銜金鐵之英此銀錫之精可以折銜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他國允常以湛盧獻吳吳公子光弑吳王僚湛盧去如楚昭王寤而得之名風胡子問之此劍值幾何對曰赤董之山已合若耶之谿深而不測羣神上天歐冶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滿河不借一觀況駿馬萬戶之都乎

歐冶之作見上純鈎湛盧注桃氏靡差於廣狹見下周官列三制質氏尤工於灑削漢書曰質氏以灑削而鼎食注灑削治刀劍也越女擊猿之妙吳越春秋曰范蠡謂越王曰越有處女出於南林之中顧君問以手戰之道女將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曰聞

子善為劒願一觀之因拔竹林女即捷其末公操其本而女因舉杖擊之袁公飛上樹變為白猿女去見越王王命五校之高才習之當此之時皆稱越女劒

莒子試人之虐左傳曰莒子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大夫烏存帥國人以逐之

至於採牛頭之鐵刀劒錄曰孔甲甲辰歲採牛頭山鐵鑄一劒長四尺一寸

獲汲郡之銅山海經注曰汲郡冢中得銅劒一枚長三尺五寸所謂干將也

利能切玉列子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劒赤刃切玉如切泥

銘聞荆鐘見下攝履詎如錐注

既鎮山而沈水刀劒錄曰後魏道武鑄二劒一名曰鎮山一名曰沈水

亦斷犀而截鴻曹植七啟曰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

佩北斗之寒星吳越春秋曰伍子胥過江解劒與漁父曰此劒中有七星北斗文其直百金

伐南山之

茂松 列仙傳曰干將莫邪為晉君作劍三年而成劍有雌雄天下名器也乃以雌獻君留其雄者謂其妻曰吾藏劍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上劍在其中矣君若覺殺我爾生男以告之

詠宋玉之詞倚於天外 宋玉大言詩曰彎弓挂扶桑長劍倚天外

登王喬之墓停在空中 世說曰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都無所見唯有一劍停在空中欲進取之劍作龍鳴虎吼徑飛上天

亦有改此縵纓 莊子曰趙文王喜劍太子悝患之莊子將往見太子曰吾王所好劍士也皆蓬頭突鬢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今夫子儒服事必大逆莊子乃治劍服王脫白刃以待之莊子入曰臣欲以劍見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悅曰天下無敵矣子曰臣有三劍唯王所用天子之劍則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衛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

按之無下此劍一用天下服矣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忠信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鋏此劍一用四封之內無不服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服相擊於前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罷

鑄為農器 家語曰顏回曰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教之以禮樂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

或刻漢平之名 刀劍錄曰漢平帝衍掘得一劍上有帝名故佩之

或鐫魏武之字 刀劍錄曰魏武帝嘗於谷中得一劍有金字銘曰孟德王常服之

莊子之說趙文 見上改此縵纓注

張陵之呵梁冀 漢書曰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呵叱令出冀跪謝陵不應因劾奏之詔以一歲俸贖罪

七見闌子之爽 列子傳曰有蘭子者以數千求元君爽七劍迭躍之五劍常在空中

六聞衛綰之

賜 漢書曰孝景賜衛綰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尚盛未嘗服也

不可躍大冶而自衒 莊子曰大冶鑄金金躍曰我必為莫耶此不祥之金也

唯宜絕重甲而稱利 張協七命曰斷浮翮以為工絕重甲而稱利

寒暑兼華 梁簡文帝謝勅賚方諸劍啟曰已匹丹陵之輝乍比青雲之制寒暑兼華左右相照

堅柔異制 吳氏春秋曰相劍者曰白以為堅也黃以為牣也黃白相兼堅且牣良劍也難者曰白以為不牣黃以為不堅黃白相雜不堅且不牣焉得為利劍劍之情未革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說使然也

斯希代之神兵佩服之巨麗也於是并華陰之土遺之而為詩曰 見上雷煥得豐城之寶劍注

赤霄與步光 刀劍錄曰漢高祖初得一鐵劍長三尺名赤霄

即斬蛇劍也曹植七啟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飾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辟閭兼墨陽廣雅曰斷蛇魚腸純鉤湛盧屬鏤干勝棠谿墨陽並劍名也孫卿子曰干將莫耶巨闕辟閭皆古良劍也楚子問風胡吳國得干將見下白首書被指注嬴秦佩鹿盧見琴賦荊軻揕秦王注虎丘葬魚腸越絕書曰闔閭冢在吳縣閶門外葬以盤郢魚腸之劍葬三日白虎居上號曰虎丘陸賈百金重漢書曰陸賈使南越得橐中裝價千金分其五子子二百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餘人寶劍劍直百金謂其子曰過汝汝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高皇三尺長漢書曰高祖擊黥布為流矢所中問醫醫曰病可治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非命乎命在天雖扁鵲何益魏傳飛景制魏文帝典論曰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劍長四尺二寸重一斤十

有五兩淬以清漳礪之礛䃴飾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飛景礛䃴青礪石也音監諸

漢應大横祥刀劍錄曰漢文鑄三劍名曰神龜多刻龜形以應大横之兆

佩牛化已遠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務農勸人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佩牛戴犢乎

守路德彌臧先賢行狀曰王烈字彥芳國中有盜牛者主得之盜曰我邂逅迷惑子既赦宥幸無使王烈知之烈聞以布一端遺之曰恥惡則善生故賞之間年之中行路父老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頃之父老復行失劍於路有行人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代擔人也父老以告烈乃昔盜牛人也

及寢嘗貽怒見車賦楚子之及濟胥注

倚戶舊傳方萬畢術曰拔劍倚戶兒夜不驚

白帝號大澤漢書曰高祖以亭長送徒驪山夜經澤中有大蛇當道拔劍斷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者至蛇所有一嫗夜哭人問嫗何哭

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為赤帝子殺之故哭人以嫗為不誠欲苦之因忽不見

朱雲請尚方

漢書曰成帝丞相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國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大驚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

虞公求不已

左傳曰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乃獻之公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

宣帝意難忘

漢書傳曰宣帝既立許皇后為婕妤是時霍將軍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立皇后皆心議霍將軍女未有所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后

雷煥繼而和之曰季札嘗心許

史記曰吳季札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不敢言季札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寶劍繫其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始吾心

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楊修曾見思 文士傳曰魏文帝賞楊修才修誅後追憶修修曾以寳劍與帝帝佩之告左右曰此楊修劍也

昭王投五岳 刀劍錄曰周昭王瑕鑄五劍以投五岳

文帝藏會稽 刀劍錄曰夏禹字高密以庚戌年鑄一劍藏之會稽秦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記星辰背記山水

穫稻寧同劆 尤含子曰蓋景之劍威奪白日氣成紫蜺以之刈穫則與劆刃也無擇 注劆鐮也

攝履詎如錐 說苑曰干將莫耶劍鐘不錚以之攝履不如兩錢之錐也

白首嘗被指血流俄見揮 越絕書曰楚王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干將使之為鐵劍歐冶干將鑿茨山洩其谿取鐵英為二劍一龍淵二太阿三工市劍成晉鄭聞之求之不得晉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鄭之頭畢白楚王問風胡曰夫劍鐵耳固

能有精神乎風胡曰神農以石為兵黃帝以玉為兵禹以銅鐵為兵天下皆服此亦銅鐵之神玉石之德

朱虛一何壯 史記曰朱虛侯章忿呂氏專權常侍呂后飲宴高后使章為酒吏章曰臣將種請得以兵法行酒高后可之酒酣章起舞曰請為耕田歌太后笑曰汝安知田事試說之章曰深耕穊種植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高后默然有頃諸呂有亡酒者章追拔劍斬之太后業已許章以軍法行酒無以罪也

項莊徒爾為 漢書曰沛公自霸上從百餘騎見項羽於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請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為壽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蔽翼高祖乃獲免

鑠身有所就 吳越春秋曰干將作劍未成乃曰昔吾師之作冶也金鐵之類不消夫妻俱入冶爐之中莫耶曰先師親鑠身以成物妾何難也於是干將夫

妻斷髮剪指投之爐中使童女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耶而作縵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

代形那可追

神仙傳曰真人去世多以劍代形五百年後劍亦能靈化

屬鏤既受賜

左傳曰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王怒使賜之屬鏤以死注屬鏤劍也

杜郵方見貽

史記曰秦昭王使白起攻邯鄲辭不肯行乃使王齕代之而秦軍果敗起曰不聽臣計今如何秦王聞之怒免為士伍遷之陰密行至咸陽西十里杜郵賜劍自裁

雋生佩櫑具

漢書曰暴勝之為直指使者巡郡國素聞雋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盛服至門上謁注曰櫑具木櫑首之劍也櫑謂磊落壯大

韓卒得棠谿

戰國策曰韓卒之劍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截鴻鴈天下名器也

騎士徒

公賜　東觀漢記曰世祖時國王有獻名馬寶劍直百金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

黑卵竟無虧　列子曰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也丘邴之子來丹謀復父仇而丹氣甚猛形甚露又恥假力於人誓以手劍黑卵而黑卵力抗百人其視來丹猶鶵鷇也來丹垂涕謀於友申抱申抱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之寶劍三僮子服之郤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適衛見孔周執僕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一曰含光視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觸泯然無際經物而不覺二曰承影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有其狀其觸物也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三曰宵練晝則見影而不見光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此三寶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來丹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跪而授其下劍丹再拜受之執劍從黑卵黑卵醉偃臥牖下自頸至腰三斬黑卵黑卵醒怒其

妻曰醉而覆我使我噬疾而腰急注匿據私恨也驕羸也驕音休伯反與弛於事不能害物也

刻舟愚已甚 見身賦愚者既見求劍賦

斬蛟勇可奇 呂氏春秋曰荊有佽飛者得寶劍於江干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其舟佽飛攘臂袪服拔劍赴江刺蛟殺之

新都推美玉 見玉賦王莽藏姦於推城注

馮石受文屏 東觀漢記曰馮石襲母公主封獲嘉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數日賜駮犀具劍紫艾綬玉玦各一

雷公為發鼓 見上薛燭之鑒注

豐隆方奮椎 **萬辟雖云就** 張景陽七命曰乃鍜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縵留綺星連浮彩艷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鍔水凝冰刃露結

千金持贈誰 呂氏春秋曰伍員逃楚楚追之急至江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之求濟焉丈人刺船渡之已絕江問其名族不告員解劍以與之曰

千金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曰荊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祿萬石金千鎰豈直千金劍乎卒不受張華見之懣然心伏繹精理之沉邃翫鶩采之繁縟客有挹此餘風過乎三復千載神交敢揚末曲乃系之而為歌曰管涔輝五色晉書曰前趙劉曜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於俗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為事常夜閑居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丈光澤非常赤玉為飾背有銘云神劍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變為五色也周官列三制周禮曰桃氏為劍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注莖長五寸在夾內者夾人所握鐔以上也鋝鍰也六兩有竒已服甘

蔗工 魏志曰文帝爲太子時與鄧展飲酒論及劍術不決時方食甘蔗因以習之下殿數交三中其腕

俄驚水精墜 梁書曰侯景簒位白虹貫日三重其夜月入太微掩帝座景所帶劍水精標無故墜落

隴西專斷割 晉書曰張軌鎮涼州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甚悅遣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心相委如此劍矣

河內增歔欷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張業字仲叔爲郡門下掾送太守歸鄉里至河內遇賊業拔劍與賊交戰而死子武時幼不識父喪不還每至節日持業遺劍至河內到業死處酹祭悲哀感動路人

周瑜嘗秉持 刀劍錄曰吳孫權赤烏中有人得韓信劍帝賜周瑜

陶君方鍛冶 刀劍錄曰梁武帝命弘景造神劍十三口以象閏月也

巴荷孟嘗恩 沈約爲東宮謝勅賜孟嘗君劍啟曰田文重氣徇名四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

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懷復感方諸賜梁簡文謝賜方諸劍啟曰才發玉函影奇溢目始聞牙檢麗飾文陳延平終化去見上雷煥得豐城之寶劒注武庫俄焚棄晉書曰武庫火歴代之寳孔子履高祖斬蛇劍王莽頭盡焚焉張華見龍劍排戶飛去聊此續陽春顧慙妍唱麗

事類賦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事類賦卷十四

宋 吳淑 撰

服用部

几

几庪也所以庪物者也出釋名庪閣也音軌故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周禮曰春官司几筵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或以見祭祀之典或以供饗射之禮周禮曰春官司几筵掌五几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王位設左右玉几諸侯祭祀右彫几酢席

左形几句役熊席右漆几喪事葦席右素几喪偶既傳於南郭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然似喪其偶不言仍聞於孟子孟子曰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弗聽請勿復敢見矣孟子曰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注晝齊邑若乃鵠膝狐蹯之飾語林曰任元褒為光祿勳孫馮翊往詣之見門吏凴几視之孫入語任曰吏几對客為不禮任便捶之吏答云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非凴几也孫曰植木橫施植其兩足便為凴几何必狐蹯鵠膝曲木抱腰白玉青石之奇漢書儀曰祭天用玉几南岳記曰衡山石室有石牀石几既拂以獻矣禮曰獻几杖者拂之亦操而從之禮曰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

或以致幽冥之名異苑曰歷陽石秀之劉見一人着平巾褠禇語之云聞君巧偉班匠刻几尤妙泰山府君相名秀之自陳云劉政能造其人乃去數旬政果殞劉作几有名遂以致斃也

或以紀訓誦之詞國語曰左史倚相曰倚几有訓誦之戒

內則嘗聞於斂席禮內則曰父母舅姑坐御者舉几斂席

時令攸稱其養衰禮曰八月之節養衰老授几杖

觀夫黃金之質漢武內傳曰帝受西王母五岳真形經履以黃金之几

雲紈之覆拾遺記曰瀛洲南有金鑾之觀中有寶几覆以雲紈之素

學重麟士宋書曰沈麟士以篤學為務常凭素几鼓素琴

名推卓茂東觀漢記曰光武拜故密令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賜之几杖

撫之驚劉毅之亡晉書曰司隷劉毅卒武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

抵之見朱君之怒 漢書曰朱博遷琅琊守齊部舒緩養名右曹掾史皆移病卧故事二千石新到遣吏存問致意乃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為俗耶皆斥罷諸病吏 至於黄帝垂法 李尤几銘叙曰黄帝軒轅之智恐事之有闕作輿几 張華著銘 張華倚几銘曰倚几之設設而不倚作器於此成禮於彼 荀瑩投之而怒士匄 左傳曰晉侯會諸侯于相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圍之弗克偃匄請班師智伯怒投之以几出于其間曰汝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滅偪陽 呂布斫之而責陳登 見鷹賦飢而為用注 爾其虎附兩頭 會稽典録曰葛仙翁憑白桐几學道數年白日登仙几化為白虎三脚兩頭往往人見之 花攢

五色鄴中記曰石虎所坐几悉漆彫畫皆為五色花或斲梁以備用晉書曰王羲之字逸少嘗往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累日或加綈以為飾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公侯皆以木為几冬則以細罽為槖戴勝既見於王母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注梯謂凴也草文仍傳於阮籍竹林七賢論曰魏封晉文王王辭公卿皆當喻旨司空鄭沖馳使從阮籍求其文立待之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而起書几板為文無所竄定乃寫付之別有毛玠古風魏志曰太祖為司空丞相毛玠為東曹掾太祖平柳城頒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凴几以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物楊彪舊德續漢書曰魏文帝賜楊彪几杖以彰舊德魏舒遜位晉書曰魏舒以年老稱疾遜位

詔賜以几杖不朝**吳王稱疾**漢書曰吳王濞稱疾不朝驗問不實文帝責問吳使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于是天子賜吳王几杖**靈產以止足荷賜**吳均齊春秋曰孔靈產授光祿大夫覽止足之分不肯拜太祖以白麈毛扇素几遺之曰以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卿以古人之物**王沖以尊大崇賜**陳書曰王沖為太子少傅武帝以沖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及即位益加尊大崇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之以几**斯所以表王澤之褒崇優耆年於閒適也**

杖

夫杖者所以褒元老彰淑德魏志曰文帝引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賜之几杖詔

曰先王制几杖之錫所以賓禮黄耇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並以淑德年高受玆殊賜具賜公延年杖及凴几

故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禮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則有號以延年見上注賜之朝直後漢書曰甄琛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也

荷蓧曾見於丈人論語曰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

吹火仍聞於太乙拾遺記曰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禄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黄衣植藜杖杖端吹火用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向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以授之至向子歆從父受術亦

不語人若夫邛竹之來大夏史記曰張騫云臣前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人曰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之東南數千里云靈壽之出九真廣志曰九真出靈壽杖金則有少千之侈搜神記曰漢文帝微服懷金過魯少千少千拄金杖出應門藜則有原憲之貧莊子曰子夏乘大馬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杖藜應門若其刻塔狀新塔寺記曰謝尚嘗夢其父告之曰西南有氣至沖人必死勿當其鋒建塔寺可禳未暇立寺可杖頭刻作塔形見有氣來擬之尚如其言置杖左右果有黑氣沖沖尚家尚以杖指之氣即迴散闔家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孑遺飾鳩製古續漢書禮儀志曰仲秋按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玉杖杖端以鳩為飾鳩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麟角既傳於劉向劉向別錄有麒麟角杖桃枝

亦聞於魏武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賜足下銀角挑杖一枚投葛陂而遠化神仙傳曰壺公遣費長房歸以一竹杖與之曰騎此當還家以投葛陂中長房騎杖忽然如眠便到家以杖投葛陂顧之乃青龍也弃鄧林而自茂見日賦棄杖聞于夸父注長房得之而靈變神仙傳曰費長房欲求道而顧家憂壺公乃斷一青竹杖與長房身等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以為縊死大小驚哭遂殯葬之長房立其旁人無見者後長房歸家人不信長房乃發往日所葬竹杖猶存介象與之而遐騖神仙傳曰介象令人騎青竹自吳往蜀則有賜於卓茂見儿賦名推卓茂注錫以袁逢華嶠後漢書曰嘉平中袁逢為三老錫玉杖協楊沛之嘉夢魏志曰周宣為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二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宣占之曰夫杖杖起弱藥治人病八月一

日黄巾必滅至時果敗賊

報糜竺之陰功 拾遺記曰糜竺用陶朱計日日益富有寶庫千間竺賑生恤死家馬廄旁有古塚夜聞泣聲尋之見一婦人訴云漢末為赤眉所害扣棺見剥乞褻衣自掩竺從其言復見婦云君應遭火厄今以青蘆杖一枚長九尺報君衣冠之恵竺挾杖而歸後鄰人見竺家有一青氣如龍蛇之形旬日火從庫起燒其珠玉十分遺一火盛之時見青衣童子十數人來撲火又見青氣如雲覆火上火即滅

聞負手於仲尼 禮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蓋寢疾七日而卒

逢掛錢於阮氏 見錢賦或掛杖頭注

山賔對巨源之目 談藪曰後魏邢巒字山賔嘗有疾策山桃杖帝問此何杖荅曰巨源杖太武諱燾故言焉

昌邑求積竹之製 新序曰昌邑王徵為天子到滎陽買積竹刺杖二枚龔遂諫曰積竹刺杖者驕蹇少

年杖也大王來大喪當拄竹杖誦武王踐阼之銘大戴禮曰武王踐阼杖之銘曰惡乎失道於嗜欲相忘於富貴行鄉人飲酒之義論語曰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既執末以為獻禮記曰獻杖者執末亦在函而當祭周禮曰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函注老臣雖杖於朝事鬼則去之有司以函藏之既事乃授之仲尼制禮問之有貴賤之差呂氏春秋曰孔子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兄弟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親疏之義陸賈著書用之在傾危之際新語曰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顛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為杖

扇

伊彼紈扇居然可珍象明月以常湝徐幹圓扇賦曰惟合歡之奇扇肇伊洛之纖素仰明月以取象規圓體之儀度發惠風而愈新曹植九華扇賦曰隨皓腕以徐轉發惠風之餘寒或以紀羊孚之雪世說曰羊孚作雪讃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值象能鮮即潔成暉桓裔遂以書扇或以書柳惲之雲梁書曰柳惲詩云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玡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想王莽之屏面漢書曰王莽有用方扙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問者乃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後甞翳雲母屏面非親近莫能見也注屏面即便面蓋扇之類也思梁冀之擁身

續漢書曰梁冀作擁身扇則有介子辭祿列仙傳曰介推入介山從伯陽遊後世見在東海賣扇何植居貧晉書曰植字元幹常以縛箑織扇為業以奉供養張敷纏哀於喪母梁書曰張敷生而母亡數歲問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黃香顯名於侍親東觀漢記曰黃香至孝夏以扇侍于親側塗修反影拾遺記曰周昭王時塗修國獻丹鵲夏至取鵲翅為扇一名施風一名條翮一名反影丁緩漆輪古今注曰長安巧工丁緩作七輪扇連七輪大皆徑丈一人運之則滿堂寒戰彥回障日齊書曰劉祥字顯徵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建元中為正員郎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賣袁劉安得免寒士諸葛揮

軍語林曰諸葛武侯與晉宣帝戰於渭濵乘素輿著葛巾捉白羽扇指揮三軍　或畫以秦女古詩曰綾扇如圓月出自機中　或遺之買臣西京雜記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入烟霧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懐章綬至金亭而國人未知錢勑見其黑露乃勞之曰得毋疲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

謝安賞袁宏之辯見風賦扇　王導蔽元規之塵晉書曰庾亮出鎮於外以帝舅内執朝權王導不能平嘗遇西風輒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污人　若夫太子同心之奇東宫舊事曰皇太子初拜供漆要扇青竹扇各一太子納妃供同心扇三十單竹扇二十　班氏合歡之製班婕妤扇詩曰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懐袖動揺微風

發　曹植之實九華曹植九華扇賦曰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賜尚方竹扇名曰九華因

賦曰形五離而九折篋雚解而縷分微虬龍之蜿蜒法雲霓之絪緼因形致好不常厥儀方不應矩圓不中規

湘東之題八字梁書曰臨川王宏字正表常執白團扇湘東王取題八字銘玩之

羊欣不書而偃蹇梁書曰羊欣字敬元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後軍府舍人

子顯一揮而傲睨齊書曰蕭子顯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揮而已衣冠恨之

製自武王世本曰武王始作箑

禁於晉帝晉中興書曰安帝義熙中禁絹扇及摴蒱

大見扶南異物志曰扶南國昔但作大扇遣人持之不知人各自用也

長閒漢世古今注曰障扇長柄扇也漢世多豪俠象雉尾而製長扇

至若逸少六角晉書曰王義之居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扇賣之義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歎悅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

錢姝如其言人競買之後姝復持扇來請之義之笑而不答

飛燕七華　西京雜記趙飛燕為皇后上遣賜雲母扇五明扇七華扇翟扇蟬翼扇

傅咸之矜狗脊　傅咸狗脊扇賦曰蓋畀以自居君子之經狐寡不穀王侯修名尚不愧狗脊之為號馬顧九華之妙形

少千之持象牙　搜神記曰魯少千山陽人漢文帝微服懷金欲問其道少千執象牙扇出應門

見伯仁而障面　世說曰王敦在西朝見周顗轉扇障面而後得住後渡江不能復爾王歎曰不知吾進伯仁退

目溫嶠以披紗　世說曰溫嶠娶姑女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笑曰我燕是老奴果如所疑

爾其執以搖風　見上班氏合歡注

用之逐暑　春秋繁露曰以龍致雨以扇逐暑

號彼莫難飾其雲母　鄴中記曰石虎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漆畫列仙奇鳥

異獸雲母怗其中彩色明徹虎出時用此扇挾乘輿又有象牙桃枝扇或綠沈色或木蘭色或作紫紺色或作鬱金色

武王敕喝以遲留帝王世說曰武王見喝人擁而扇之顧榮揮陣而容與晉書曰廣陵相陳敏反留顧榮甘卓等與共舉事榮初偽與和既而說卓共攻之榮先斂舟於南岸敏率萬人將出戰榮自麾以羽扇敏衆大潰至於堯廚翣脯見風賦廚中翣脯注中宿蒲葵晉書曰謝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問其歸資答類南岡弊惟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一中者執之於是京都士庶競慕價增數倍五明靡麗古今注曰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大夫皆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單竹精奇見上太子同心注綠沈之與紫紺木蘭之與桃枝並見號彼莫難注將軍當夏

而不操太公六韜曰冬不衣裘夏不操扇京兆走馬而猶持漢書曰張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注便面所以障面蓋扇類也吴猛渡江而畫水見江賦吴猛畫水注范曄繫獄而題詩宋書曰范曄謀逆被繫上有白團扇甚佳送曄令出詩賦美句曄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上為循覽悽然或羽翮有損少之歎晉中興徵說曰舊羽扇翮用十毛王敦始改用八羽翮損少飛翕不終之兆也或篋笥有棄捐之悲班婕妤扇詩曰常恐秋節至涼飇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終斷絕又聞佳晉宮之卞女晉書曰武帝太元中博選良家以充後宮使楊后選所取后妬不取端正妙好唯取長白卞藩女有美色帝舉扇障面語后云卞氏佳后曰藩三世后族不宜枉以卑位帝乃止表商宗之

雗雉古今注曰雉尾扇起于殷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為皇后夫人車服輦車有翣即緝雉羽為之以障翳風塵也漢朝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以來以為常准諸王皆得用也何戢之翫蟬雀宋書曰何戢為吳興太守宋孝武賜戢蟬雀扇善畫者顧景所畫時吳郡陸探微顧寶先皆能畫並歎其巧絶文奐之圖山水齊書曰竟陵王孫賁字文奐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内便覺萬里為遥也却三伏而迎九秋功無與比

事類賦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事類賦卷十五

宋　吴淑　撰

什物部

筆

禮曰士載言史載筆古以為能述事而言故謂之為述釋名云又以為能畢舉萬物之形亦謂之為畢成公綏筆賦序云故秦謂之筆楚謂之聿而吴謂之不律說文曰楚謂之聿秦謂之筆吴

謂之不律燕謂之弗若乃漆管緑沈之妙王羲之筆經曰有人以緑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録之多年斯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為貴乎文犀象齒之殊傅子云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黄金飾以和玉綴以隋珠文以翡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兎之翰博山為牀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枝銅博山筆牀副焉錯寶為跗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筆以錯寶為跗毛皆以秋兎之毫官師路扈為之又以雜寶為匣側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靜女嘗貽於彤管詩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周公曾寫於龜書尚書中候曰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爾其中山之毫史記曰始皇令蒙恬與太子扶蘇築長城恬取中山兎毛造筆也北宮之製漢書曰尚書令僕丞郎月給大筆一雙篆題云北宮工作秦將蒙恬之

造始古今注曰昔蒙恬之為筆也以柘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非謂兎毛竹管也官師路扈之精麗見上錯寶為斷注周舍執之而司過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門下三日三夜簡子問其故對曰臣以為諤諤之臣墨筆執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班超投之而立事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傭書輟書投筆嘆曰丈夫當如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怒王思而逐蠅魏書王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怒逐蠅不得取筆擲地毀之傷盛吉而流涕見冬賦盛吉書法注驚何晏而遽失魏末傳曰司馬宣王欲誅曹爽呼何晏作奏曰宜上君名晏失筆於地駭曹公而忽墜吴志曰曹公聞孫權以荊州資劉備方書筆落于地阮撽而曾訏立成文士傳曰阮瑀紙筆操撽

立成曹公索筆求改卒無下筆處禰賦而未嘗停綴黄祖太子射使禰衡作鸚鵡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至於湘東三品梁書曰元帝為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常紀録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逸者以斑竹管書之春坊四枝見上博山為牀注含毫緬邈陸士衡文賦曰或含毫而邈然搦管徘徊虞世南筆髓云夫筆長短不過五六寸搦管不過二寸揚璇染血而書帛謝承後漢書曰揚璇字機平平零陵賊為荆州刺史趙凱横奏璇檻車徵之仍奪其筆硯乃噬臂出血以簿中白毛筆染血以書帛上具陳破賊形勢及言為凱所誣以付子弟詣闕自訟詔原之陶景用荻而畫灰陶弘景傳曰弘景年四五歲常以荻為筆畫灰中學書遂為善隷觀其染清

松之微烟成公綏棄故筆賦曰染清松之微烟奉纖毫之積潤徐摛詠筆詩曰纖毫奉積潤弱質散芳烟白牙碧縷之奇景龍文館集云中宗令諸學士入甘露殿其北壁列書架架前有銀硯一碧鏤牙管十銀函盛紙數十種白牙見下卻琉璃而若重注雞距鹿毛之儁白樂天有雞距筆賦王隱筆銘曰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王充之户牖牆壁後漢書曰王充好理實閉户潛思户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左思之門庭藩溷晉書曰左思為三都賦門庭藩溷皆置筆硯十稔方成削荆既自於任末拾遺記曰任末年十四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菴削荆為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燃蒿自照捶琴更聞於柳惲梁書曰柳惲常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以筯和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

自筆捶之始也或以作鋤耒於詞園語林曰晉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吳中舊姓何如荅曰吳府君聖朝之盛佐明時之俊乂朱永長理物之宏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鵠之徘徊懸鼓之待槌此諸君以洪筆為鋤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禮義為豐年或以為刀稍於文陣義之筆陣圖云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搆者謀畧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至若趙國秋毫王義之筆經曰諸郡獻兔毫出鴻都門唯有趙國毫中用意謂趙國平原廣澤無雜草木唯有細草是以兔肥毫長而銳也須用仲秋月收之孟秋去夏近毫焦而嫩季秋去冬近毫脆而兎惟八月寒暑調乃中用遼西麟角見硯賦張華麟筆注鋒必

九分管唯二握王羲之筆經曰毛杪合鋒令長九分管修二握須圓正方可逢陸機而欲焚陸雲與兄士衡書曰君苗每見兄文思欲焚筆硯過仲宣而見閣魏志曰王粲才高屬文舉筆便成鍾繇王凱各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敢措手闞澤既自傭書吳志曰闞澤為人傭書以給紙筆安世亦嘗持橐漢書曰張安世持橐簪筆事孝武數十年以備顧問枕中而每欲傳方世說曰王羲之嘆之子早於其父枕中竊讀筆說父恐其幼不與乃拜泣而請之薦下而還聞辟惡搜神記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於薦下曰使人簪之出入辟惡舉事皆無恙鄭譯假潤以為辭隋書曰高祖復鄭譯官爵令內史令李德林作詔書高頻戲謂曰筆乾譯答曰出為方牧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曹褒

懷鉛而嗜學東觀漢記曰曹褒字叔通篤學常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沈思寢則懷鉛筆行則誦文書當其念至忽忘所之僧虔晦迹而見容王僧虔傳曰齊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常用拙筆以此見容卜商括囊於則削史記曰孔子聽訟文詞可以與人共不獨有也至于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詞若夫陸倕授之於幼瑒梁書曰紀少瑜字幼瑒常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文詞因此進郭璞取之於江淹齊書曰江淹夢得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後夢有人稱郭璞取之爾後為詩絶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白雲先生以鼠鬚而傳法世說曰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以鼠鬚筆又鍾繇張芝亦皆用鼠鬚筆晉陵太守謂牙管之傷廉宋書曰范

岫字懋賓以廉潔著稱為晉陵太守雖牙管一隻猶以為貴至於上剛下柔之名蔡邕筆賦曰上剛下柔乾坤位也新故代謝四時次也圓和正直規矩極也玄首黃管天地色也三束五重之美成公綏棄故筆賦云結三束而五重建西角之玄管夢大手於詞臣晉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人說曰君當有大手筆後孝武哀策謚文皆珣所草表赤心於史氏古今注曰牛亨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赤漆耳史官載事用赤管言以赤心紀事給相如而賦遊獵史記曰相如為天子遊獵之賦賦成武帝令尚書給筆札供荀悅而成漢紀後漢書獻帝令荀悅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硯蔡琰求之而寫書後漢書曰曹公欲令十吏就蔡琰寫書琰曰男女禮不親授乞給紙筆一月真草唯命於是繕寫送之文無遺誤王隱授之而修

史晉書曰王隱始著國史成八十八卷屬免官居家貧未能就遂南遊陶侃又詣江州投庾元規規給其筆札其書遂成毦白見譏於辛毗魏志曰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立問此何官辛毗曰御史簪筆書過以紀陛下不依古法者今直備官毦筆耳搢紳嘗聞於夫子孝經援神契曰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揩繰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別有點高洋而作主齊書曰高洋夢人以筆點其額王曇哲賀曰王當作主吳孫權夢亦同熊循解之賜渾瑊而錄功唐書曰德宗在奉天與渾瑊無名官告千餘軸使募敢死之士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功伐即署其名授之不足即以筆書其紳太初有不畜之慎魏末傳曰夏侯太初見名還路絕人事不畜筆其謹慎如此歐陽有不擇之工唐書曰歐

陽詢書不擇紙筆皆能如意褚遂良須手和墨調精紙良筆方書至有賓胡盧而彌珍漢上題襟集有段成式寄溫飛卿胡盧筆管往復書二首却琉璃而若重王羲之筆法曰昔人或琉璃象牙為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婕妤折之而尚存時鏡新書曰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折琉璃筆也鄭灼削之而更用梁書曰鄭灼家貧好學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必削而用之顏裴則炙以課薪見冬賦顏裴致薪注智永則瘞而作塜國朝傳記曰虞監草行本師於釋智永永樓上學書業成方下其所棄筆頭盈瓮後瘞之因為退筆塜銘亦聞採彼龍鍾嵇含筆銘曰採管龍鍾拔毫和兎截茲箘簵戴凱之竹譜曰竹之別類百六十二馬箘簵堪為矢大者為筆痛頡為嘉韋仲將筆法云以鐵梳梳兎毫及青

羊去其穢毛訖各別用梳掌痛正毫齊其鋒端各作扁極令均調平好用衣青羊毛羊毛去兎毫頭下二分許然後合扁卷令極固痛頡訖以所正青羊毛截用衣筆心名為筆柱或曰墨池復用青毫外如作柱法使心齊痛頡內管中寧心小不宜大

懸蒸有度王羲之筆經曰筆成合蒸之令熟三斗米飯以繩穿管懸之水器上一宿然後可用

清麗識傳玄之銘傳玄筆銘曰韡韡彤管冉冉輕翰正色玄墨銘心寫言光讚天人深勵未然君子戒之無攻異端

贍逸仰嵇含之賦嵇含筆賦序云騁韓盧逐狡兎季秋之月毫鋒甚偉遂刋懸崖之竹而為筆

行本明佩刀之職隋書曰劉行本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為掌朝進筆于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問之對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

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公權陳正心之喻 唐書曰柳公權為司封員外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則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

訝蠅集於符堅 晉書曰苻堅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臺有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筆而去於市中為黑衣小兒呼曰官今大赦

卜蛇銜於管輅 魏志曰管輅往見安平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牀上當有大蛇銜筆大小共視須臾失之且曰蛇者書佐也

仲將留神於製作 韋仲將有筆墨方已見痛頡為嘉注

雉恭見求而靳固 義之筆法曰余嘗自為筆甚可用謝安石庾雉恭每就吾求之靳而不與

傳毛穎於韓公 韓愈有毛穎傳

目毫錐於白傳 白樂天與元微之將應制科各有纖鋒細管筆攜以就試相顧輒笑目為毫錐故贈元相詩曰策目穿如札毫鋒銳似錐

逸少

驚入木之七分晉事曰北郊祭文命更寫之工人削之義之筆已入七分仲尼止獲麟之一句春秋序曰絶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起因所以為終也斯濡翰之為用誠詞家之急務也

硯

採陰山之潛璞傅玄硯賦曰採陰山之潛璞問衆材之攸宜設方圓以定形假金錢而為池琢圓池於壁水楊師道詠硯詩曰圓池類壁水輕翰染烟華將軍欲定遠見棄不應賒今有圓如栝而中隆起水環之者名曰璧雍硯亦謂之分題硯成墨海於一紐文房四譜曰昔皇帝得玉一紐治為墨海馬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侔夏鼎之三趾繁欽硯讚曰鈞三趾於夏

鼎象辰宿之相扶 選自斧柯柳公權論硯云硯出斧柯山即觀綦之所也置之綈几西京雜記曰天子玉几加綈錦以玉為硯以酒為書滴皆取其不冰或採于吳都山下文房四譜曰吳都有硯山石或取於永嘉谿裏永嘉記曰硯溪一源多石硯若夫蓮葉馬蹄之狀繁欽硯贊曰或規如馬蹄銳如蓮葉圓天方地之形繁欽硯贊曰或薄或厚乃圓乃方方如地象圓似天光木則貴其能軟傅玄硯賦曰木則貴其能軟石則美其潤堅加朱漆之膠固舍中德之清玄玉則取其不冰見上綈几注鴿曾聞於銜水文房四譜曰藍田玉順山悟真寺有高僧寫涅槃經羣鴿自空中銜水添硯曾聞彼山僧傳云亦見白傳百韻詩蟻或見於沈甖纂異記曰有徐玄之者月夜讀書見武士數百騎升牀於花鐔

上縱兵大獵又升案於硯中施罾網獲魚數百千頭有王者顧玄之怒其無禮因之明日玄之掘地得蟻穴盡焚之

滴蟾蜍之積潤 西京雜記曰昔人盜發晉靈公塚獲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容五合水潤如新玉取為盛滴器也

點鴝鵒之寒星 柳公權嘗論硯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絕頂者尤潤如豬肝色者嘉其貯水處有赤白黃色點者世謂之鴝鵒眼或脉理黃者謂之金線

爾其郎官之樣 繁欽硯贊曰腰半徵入謂之郎官樣

終葵之製 通典云虢州貢終葵石硯二十枚

甄后則以為常用 魏志曰甄后少喜書常用諸兄筆硯其兄戲之曰汝欲作女博士耶后曰古者賢女未嘗不覽前史以觀成敗

宇文則不能久事 隋書曰宇文慶少年時曰書足以記姓名安能久事筆硯

劉弘嘗接於晉武 晉書曰劉弘嘗居洛陽與武帝同閈共硯席書

又世語云曹爽與魏明亦同也

彭祖曾同於宣帝

漢書曰張彭祖嘗與漢宣帝微時同硯席即位以舊恩封陽都侯

盧攜怒以相投

唐書曰僖宗時盧攜鄭畋為相不相得議黄巢事忿爭盧拂衣而起擲硯相投也

韓愈述其先瘞

韓愈瘞硯文曰隴西李元賓行于褒谷間誤毀其硯匣歸埋於京師愈贊而識之曰土乎成質陶乎成器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

至於梁武不珍於翔鳳

梁書曰武帝性純儉吳令唐鏞進鑄成盤龍火爐翔鳳硯蓋詔禁錮終身

道支初得於浮槎

異苑曰新道支於水側見一浮槎取為硯製形象魚有道家符讖皆置魚硯中忽失之夢人曰吾暫游湘水為二妃所留今復還可於水際見尋也道支旦至水側罾者得一鯉魚買剖之得先時符讖方悟又失之有人過湘君廟見此魚硯在二妃側也

蜂貽庾翼

晉書

曰庾翼少為侍中袁彖所重贈以鹿角書格蜯硯象牙筆管

鐵遺洪涯

洪涯先生傳曰先生欲歸河内舍人劉守璋與道士吴恪儒生張隱來謁贈先生揚雄鐵硯并四皓鹿角枕

戩微茫之金線

已見鴝鵒寒星注

重點滴之青花

唐李賀有青花紫石硯歌云端州匠巧如神露天磨劍割紫雲紗幔畫暖墨花香輕漚縹沫松麝薰

亦聞稠桑美石

唐李丈資暇云稠桑硯始於元和初因叔祖宰虢之朱陽諸阬温靖之隙必訪山水一日於澗側得一石時攜鍋具以往因刻其遊山之姓氏年月覺其石美可琢為硯但大不可致又得小如拳甚多致於縣中有胥能琢之而賣大獲利稠桑石硯始於此

興平青色

劉澄之江州記曰興平縣蔡子池南有石穴深二百丈許石色青堪為書硯

筆運翰染

王粲硯銘曰墨運翰染榮辱是懲

浮津輝墨

墨藪曰凡書硯取新石潤澁相兼又

浮津輝墨者學時方侯於凍開四民月令曰正月硯凍開命童幼入小學十一月硯冰冷命童幼讀學孝經論語洗處嘗聞於水黑文房四譜曰越州戒珠寺即義之宅也有洗硯池至今水常黑色張華以麟筆同賜拾遺記曰張華博物志成晉武賜以麟角筆管遼西所獻也青鐵硯用于闐所貢鐵為之也側理紙萬番南越所貢也側理一名陟釐又曰陟理海苔也王慈以素琴並得齊書曰王慈年八歲外祖宗江夏王義恭出寶物恣其所取慈但取素琴石硯而已義恭善之取端谿者價重千金柳公權論硯云端溪石為硯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值千金出青州者名標第一柳公權論硯云青州石末為之第一絳州者次之或為祖先而增感陳留志曰范喬年二歲時其祖臨終撫其首曰所恨不得見汝成人以所用硯與之

至五歲祖母告喬喬執硯而泣或因雷霆而遽失柳公權論硯云斧柯山出石硯昔人採之必以中牢祭之不爾雷霆劾典失石所在至其汾水精奇文房四譜云絳縣人善製澄泥硯縫絹袋於汾水中踰年而後取則泥已實囊矣陶為硯水不涸焉墐泥妙絕作澄泥硯法以夾布囊成墐泥水中攏之得細者澄去清水令徹乾入黃丹團搜如麪入模中壓令至堅以竹刀刻作硯狀微蔭乾利刀削成曝乾厚以稻糠并黃牛糞和燒之一復時然後入墨蠟貯米醋蒸之五七度含津益黑不亞於石者歙山既重於龍尾文房四譜云歙州龍尾亞於端谿西域但施於竹節文房四譜云西域無紙筆但有墨以瓦合或竹節即其硯也秘雀臺之滑膩文房四譜云魏銅雀臺遺趾人多發其古瓦琢硯甚工貯水數日不燥世傳云昔人製此臺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綌濾過加胡桃

油埏埴之故與他瓦異寶栗岡之潤潔李白酬殷十一贈栗岡硯詩云殷侯三玄士贈我栗岡硯洒染中山毫光輝吳門練天寒水不凍日用心不倦攜此臨墨池還如對君面斯所以作城池於筆陣義之筆陣圖曰以水硯為城池非徒比石墨於讒說也太公金匱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待而污白

紙

方絮之體通俗文曰方絮曰紙平滑如砥釋名曰紙砥平滑如砥也也在古則無簡牘而已春秋序曰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若乃晉武側理見硯賦張華麟筆注漢武赫嘑漢書曰趙婕妤妬後宮偉能生子詔封綠小篋有裹藥二枚赫嘑書曰告偉能

努力飲藥注赫蹏薄小紙也赫音閱蹏音啼

松花鳳尾資暇云松花牋其來舊矣世以為薛濤牋誤也陸龜蒙叢書云鳳尾諾自晉迄於梁陳以來藩邸之書也鳳尾即所諾之文也諾如今制可也鳳尾牋當番薄纏輕制作精妙也

玉屑香皮劉恂嶺表異錄曰廣州多柞香堪作紙名為香皮又蜀中有玉屑屑骨之號

意其裂之以告敗神仙傳曰蜀先主欲伐吳問李意其意其求紙畫作兵士數十裂壞之更畫一大人又壞之先主出兵果敗矣

朱詹吞之而療饑顏氏家訓曰義陽朱詹好學家貧日不爨時吞紙以實其腹寒則抱犬而卧後以學顯

至於平淮桃花桓玄偽事曰玄詔令平淮作桃花牋有縹綠青赤等色

東陽魚卵墨藪云紙取東陽魚卵卵虛柔滑淨

段氏雲藍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絕句序云予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既乏左伯之法全無張永之功

輒分送五十枚詞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裏相思待將袍襖重抄了寫畫裏陽播掿詩文房四譜云今飛卿集中有掘拓詞恐播掿字誤 王公蠶繭 世說曰王羲之書蘭亭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 金花薛骨剡藤麻面 杜陽編曰德宗廟有朱鳥來常敢玉屑聲甚清暢及為鷙鳥所搏宮人皆以金花紙寫心經爲其冥福又國史補云紙之妙者則越之剡藤苔牋蜀之麻面薛骨金花魚子十色牋也 分輕重於黃白 御史故事曰按彈奏白簡為重黃紙為輕令一例白紙無差降矣 隨屈伸於舒卷 傳咸紙賦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 至於千寶之賜二百 千寶表曰臣前聊欲撰記古今怪異非常之事博訪知者片紙殘行事事各異又乏紙筆或書故紙詔賜紙二百枚 陶侃之獻三千 見墨賦陶侃獻之晉帝注 青童琅玕之美 酉陽

雜俎云東都龍門有一家相傳廣成子所居也天寶中雅禪師居於此庭多古桐桐華時有異蜂聲如人吟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乃捲竹羃巾網而獲焉置於紗籠中意嗜桐華採置其傍忽有數蜂翔集隔籠相慰勉一曰予與青童君非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當為我寫星子詞語皆非人世事僧乃舉籠放之

范寗藤角之妍 范寗教曰上紙不可作文書皆令用藤角紙

五色方見於鳳銜 鄴中記曰石虎詔以五色紙著鳳雛口中

紕白或遭於蟲蠹 唐書曰高宗上元詔曰詔勑施行既為永式比用白紙多有蟲蠹宜令今後皆用黃紙

貢以和熹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臨朝萬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貢紙墨而已

求之秘府 虞預表曰秘府有布紙三萬餘枚不任寫御書乞四百枚付著作吏寫起居注

嘉百幅於杜暹 唐書曰杜暹為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吏以紙萬張贈暹唯

受百幅人嘆之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也美一函於魏武魏武令曰今諸掾屬治中別駕常於月朝各進得失給紙函各一爾其翫茲靡滑劉孝威謝官紙啓曰雖復鄴殿鳳銜漢朝魚網平准桃花中宮穀樹固以慙茲靡滑謝此鮮華閱此麃方傅咸紙賦曰既作契以代繩又造紙而當策廉方有體柔性全真舍章蘊藻實好斯文薛濤則矜誇蜀樣資暇錄曰元和之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賸乃狹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為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牋僧虔則銜耀銀光丹陽記曰江寧縣有紙官署齊高帝造紙所也嘗造凝光紙賜王僧虔一云銀光出晉朝者為山濤之賜山簡表曰臣父濤奉先帝手澤青紙詔墜郴州者為溫裕之祥因話錄曰大中中孔溫裕因直諫貶郴州有鵲喜於廷兒孫拜之飛去墜下方

寸紙上有補闕字未幾徵還果有此拜美東宮之縹紅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麻紙各百張重六合之雲陽國史補曰雲陽有六合牋又有蒲州白薄重抄臨川滑薄至有樹葉尤珍林邑記曰九真俗書樹葉為紙又鄭虔為廣文博士學書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遂借僧居止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也桑根更潔文房四譜曰雷孔璋曾孫穆之猶有張華與祖書乃桑根紙也蔡侯始訝於鮮華東觀漢記曰黃門蔡倫典作尚方作紙所謂蔡侯紙也輿服志曰蔡侯紙用故麻名麻紙木皮名穀紙故魚網名網紙子良復稱其妙絕蕭子良荅王僧虔書曰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因相如而逾貴漢書曰司馬相如作子虛賦楊得意誦之帝善其詞都下傳寫為之紙貴遇羲之而不節語林曰王右軍為會

稽謝公乞牋庫中有九萬張悉與之桓宣武云逸少不節羊續被補而道隆謝承後漢書曰羊續為南陽以清率下唯卧一幅布綢敗糊紙補之葛洪賣薪而志切抱朴子曰洪家貧伐新賣之以給紙墨常乏紙所寫皆翻覆有字人少能讀斯可以資日用於詞園垂無窮之芳烈者也

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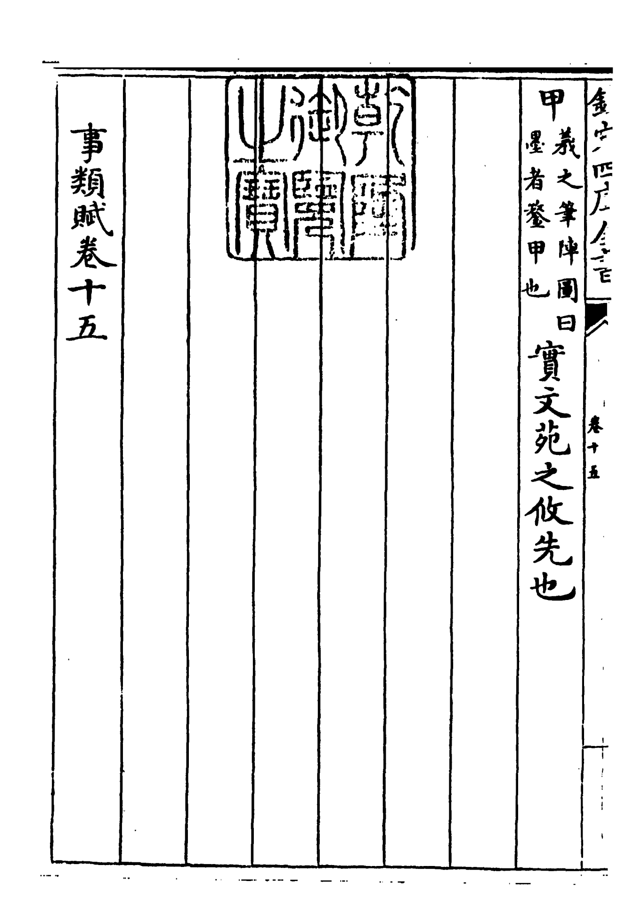
眞誥曰墨者陰之象眞誥曰今書通用墨何蓋文章屬陰墨陰象也釋名曰墨者晦之義釋名曰墨者晦也言似物晦黑也陸雲得之於魏臺陸士龍與兄書云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今送二螺陶侃獻之於晉帝文房四譜曰陶侃獻

晉帝牋紙三千枚墨二十丸皆極精妙或名重張金石崇奴券曰張金好墨過市數螺也或妙稱祖氏四譜曰祖氏本陽定人唐之墨官也世以易水墨為上祖氏之名聞天下也王郎既受於嘉惠陳留耆舊傳曰王郎剛猛能解盤牙破節目考驗楚王瑛謀反連及千餘人事竟引入詣問無恙一見賜御筆墨再見賜佩帶三見除司徒西曹掾張永亦傳其巧思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輙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及污扇上而因成駁牛晉書曰王獻之與桓温書扇誤為墨污因就成一駁牸甚工又曹興畫屏風誤污因為蠅文帝以手彈之出池中而更驚童子四譜曰義熙中三藏佛馱陁住建業謝司空寺造護淨堂譯華嚴經堂下忽化出一池常有青衣童子自池中出與僧洒掃硯墨也王逺書之而入

木神仙傳曰漢桓帝徵仙人王遠遠乃題宮門四百餘字帝惡而削之外字去內字復見墨皆入木裏班孟噴之而成字神仙傳曰班孟能嚼墨一噴皆成字盡紙有義意復有二螺九子二螺見上陸雲得之於魏臺注四譜曰古有九子之墨祝俗者多子善禱之義祝曰九子之墨成於松烟本性長生子孫無邊又段成式送溫飛卿墨書曰名殊九子狀異二螺上黨隃糜四譜曰上黨松心為墨尤佳漢書曰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糜大墨一枚小墨一枚段成式送溫飛卿墨書曰隃糜松節絕巳多時其堅如玉其紋若犀四譜曰黝歙之地有李超者本易水人唐末流離遂居歙造墨尤妙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別有吐於魚腹陶隱居本草注曰烏賊魚腹中有墨今作好墨用之磨之楯鼻四譜曰穎川荀濟與梁武有舊而帝素輕之及梁受禪乃入北嘗云曾於楯鼻磨墨作文

梁和巢公二兩之烟巢公墨法松烟二兩丁香麝香乾漆各少許以膠水搜作挺火烟上熏之一月可使入紫草末色紫入青皮末色青矜仲將一點之漆蕭子良書曰仲將之墨一點如漆揚雄受賜而石室觀書西京雜記曰詔令尚書賜揚雄筆墨觀書石室王肅通靈而東齋注易輿地志曰漢時王朗為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住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出稱趙王女與肅語曉別贈一丸墨肅方欲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故有領袖如皂而唇齒皆黑趙壹非草書曰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皆黑至於藏盧岳之十年墨藪曰盧山松烟代郡之鹿角膠十年已上強如石者妙也給東宮之四丸東宮故事曰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王勃之盈衣袖唐書曰王勃幼常夢人遺之墨丸盈

袖後文章大進新室之汚陵垣漢書曰光武起王莽令以墨汚渭陵延陵周垣亦有斮髓明志宋雲行記曰西天磨伏王斮髓為墨寫大乘經刳心表虔拾遺記曰昔老君居景室山與老叟五人共談天地之數撰經書垂十萬言有溪撰國二神人出金壺中有墨汁狀若淳漆以寫之及金壺汁盡二人乃刳心瀝血以代墨焉五老即五天之釋也景室大室小室也賁薪著業見紙賦葛洪賁薪注飲水懲愆北齊朝會儀曰諸郡守勞訖遣陳土宜字有謬誤及書跡濫劣者必令飲墨水一升玄光有文嵩之傳文嵩有松滋侯易玄光傳畧云光字處晦燕人也其先號青松子玄光與南越石虛中為研究雲水之交與宣城毛元銳為文章濡染之友天子重儒封玄光為松滋侯以文章顯用青松吟曹植之篇曹植樂府詩曰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兎翰斯筆陣之蝥



甲義之筆陣圖曰墨者鍪甲也　實文苑之攸先也

事類賦卷十五